



★

与时代同行

辽宁日报老同志回忆录

主编 刘志忱 副主编 李延胜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4 ★ 2004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与时代同行

辽宁日报老同志回忆录

主编 刘志忱 副主编 李延胜

辽宁人民出版社

序 言

看见传统

辽宁日报总编辑 孙 刚

为本书写序，是件非常庄严的事情，因为秉笔之时，就要面对辽宁日报 50 年的历史。在半个世纪的跨度里，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大多众所周知，世界的、国家的、社会的，这些都是辽宁日报穿越 50 年时光的背景。记录这些事情，是《辽宁日报》的天职和存在的依据，在记录的过程中，《辽宁日报》也获得了自己的历史。

但这本书并非辽宁日报 50 年历史的全面书写，只是些老同志包括老同志的后代片段性的回忆。约稿时，只是请他们写出在辽宁日报工作的经历、体会、经验和感悟等等，没有规定具体题目，也没有任何限制，于是就有了这些内容丰盈的文字。

有意思的是，这些看似不相关联的文章放在了一起，就有了特别的韵味。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与《辽宁日报》的发展史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同志所写出的都是新闻工作生涯中记忆最深的人与事，我相信拿起笔时，他们也必然在内心、在 50 年的时光里钩沉良久。浏览过程中，这些文字给了我特殊的感动。我发现，把他们叙述的



那些细节连缀在一起，其实也是一部辽宁日报 50 年的历史，只不过是精神和心灵史，是隐性的，由记忆发酵而成，带着深刻的感情。

我感到了时间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个人而言，过去的岁月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短得像一次旅途上的中转。

屈指算来，我到辽宁日报工作也有了 20 年时光，到今天，也算初尝这种人生况味。有些老同志我熟悉，也了解，有的只是认识，有的只是知道名字。文章执笔或其中涉及的老同志，现在都离休或退休，有的年事已高，还有的已经辞世。时间就是这样，容易引起关于生命的幽思。

但我还清晰地看到了心灵的力量。透过这些文字，我感到 50 年比 50 年更长，因为他们把人生最为珍贵的情全部投射到了那里。透过他们个人化的视野，透过个人珍藏的细节，可以更细微地感受并触摸这个城市的中山路和三经街交叉口矗立的辽宁日报社新闻大厦所承受的太多风雨。这些老同志身上发生过很多故事，比如在战场上，子弹呼啸着从身边擦过，而手中的笔从不停下来，为了记下光明到来之前的一刻；比如为了守护报社半年的经费，带着 20 发子弹和 4 颗手榴弹，在火车站上持枪盼到天明；比如接收新华社稿件，译电员一直使用莫尔斯信号；比如没有新闻纸了，要到马路湾新华书店二楼找陈云批示；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能让职工们果腹度日，报社组织人去养猪做豆腐；比如在漫长的铅印年代里，画版编辑要使用算盘等等。从那里，有种种变迁一直延伸到今天，让我感觉到 50 年并没有断裂在时光里。在那字里行间，我窥悉

了老辽报人对事业的忠诚。

这忠诚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它隐含在国家的精神里。当我看到老同志们回忆记者生涯的文字时，我的感受就更深也更丰富。我不知道该怎样用一句话概括这种传统，但表现在老同志的身上，是在复杂的历史氛围里，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真实，当然这内心的真实来自于对于人民生活的深切了解，如范敬宜先生那样；是为了坚持正义对于真相的无限接近；是带着对于人民群众的关怀和爱，与他们一切感同身受；是深入偏远之地，为了一个很小的线索和农民在炕头上谈到深夜；是为了了解商业和售货员们一起站柜台；是在广大乡村间联络更多的通讯员，并建立真挚的情感，让《辽宁日报》的新闻触手伸到基层；是回答每一封读者来信，回复每一篇自然来稿。

在一代老领导和记者之间，那传统表现为老同志对年轻人无私的扶掖和培育，他们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人，不光是把稿子改得通红一片，还有和善的谈话，不着痕迹的提醒。那里没有冷漠，也没有保留，有的是建立在共同面对知识、业务时的精神上的平等。而真挚的友谊也因此埋下，在穿过“文革”那段岁月时，这友谊成了很多老同志相互慰藉的精神篝火。这种回忆大多呈现为平淡的表达，读后仍感觉那是重重的人生喟叹。也是在这些文字里，我认识了辽宁日报社老领导殷参、郑直和萧白门诸公；还有我在共事时认识的石永伟师、董常礼师，他们是典型的在党报工作的知识分子，这一切发生在他们身上，是他们的才智与品德的自然流露，当然也是知



识分子精神传统和坚定信仰融合后的芬芳弥散。

这传统被 50 年间的个人故事承载着，本书提供了让今天的辽报人、尤其是年轻人阅读这一切的契机。即使时代氛围有所变化，尽管技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许多，但是要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成为一个优秀的辽报人，只要是用文字记录历史，就不能不珍视这个传统。

文字背后的那些心灵，因为和辽宁日报一起走过从前，并坚定地生活过，所以对待记忆才像对待黄金一样，不断地拂拭上面的尘土。读了，就会知道，那曾经的激情犹在，尽管 50 年过去，仍留有不散的温热。

2004 年 4 月

目 录

序 言	孙 刚 (1)
-----------	---------

一、细数当年

三个报头的来历	殷 参 (2)
重视和运用典型是党报的优良传统	殷 参 (7)
办出独具特色的一流报纸	赵 阜 (10)
我们办报时的老传统	边学义 (19)
值得为之倾尽心力的事业	
——回忆我的编辑生涯	孙 萌 (24)
我心中抹不掉的记忆	陈 正 (37)
我是辽报“主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孙盛堂 (45)
《辽宁日报》——我成长的摇篮	蒋少武 (48)
为了责任和使命	栾菊龄 (55)
我和《千山一叶》专栏	栾菊龄 (62)
在报纸美术园地里耕耘	萧 瑛 (65)
“半路出家”记者怎样入门	王殿良 (69)
新闻和漫画结缘春常在	周 立 (73)

为慰藉英烈忠魂奔走呼号	焦殿珍 (76)
故乡情依依	焦殿珍 (85)
真诚无私的同志帮助	王玉桂 (90)
夜班工作有苦也有甜	孙呈仁 (96)
共度荒年	李 坤 (100)
做一辈子行政工作很光荣	陈力生 (103)
电稿接收技术手段的变迁	张宪尧 (106)
编辑是读者来信“架桥人”	解克文 (109)
无怨无悔话“三难”	田而学 (118)
我一生中不寻常的十年	
——回眸在鞍山采访的激情岁月	崔诚五 (121)
我在沈阳记者站经历的部分重点报道	何珊珍 (133)
离不开的摇篮和舞台	贺修俊 (139)
学习使我走进新闻殿堂	吴光田 (143)
老干部活动室今非昔比	段春林 (148)
转业到辽报 笔墨寄情深	李孟康 (151)
和范敬宜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童健华 (155)
《人鬼之战》的台前幕后	李宏林 (164)
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日记看《莫把开头当过头》发表的前前后后	
.....	范敬宜 (177)
牢牢定格在脑海里	吴秀琴 (186)
我的第一笔稿酬——十枚邮票	贾恩禾 (191)
通讯员是我的良师益友	曹文秀 (193)
辽报圆我“大学梦”	王晓梦 (199)

探索追求 其乐无穷	邵永凯 (205)
爱岗敬业是当好记者的原动力	
——回忆'95 抗洪抢险报道有感	赵景富 (212)
长点“歪”精神	李长文 (216)
我心中的老师	李长文 (221)
水积风累也成章	李长文 (226)
尴尬尴尬“变脸”术	李长文 (231)
衣着细事费思量	李长文 (236)
一次批评 终生受益	董常礼 (241)
大连分社诞生记	刘镇源 (247)
“两改”之初	张 奇 (254)
在那铅与火的年代	才 旭 (265)
谢谢, 曾帮助过我的人	王世礼 (271)
没有终点的追求	史 航 (273)
条条批示映关爱	
——回忆省领导对辽报设备改造的关心和支持	
.....	孔繁文 (286)
大厦三梦	孔繁文 (294)
点点滴滴总关情	
——《辽沈晚报》创办初期的一些回忆	
.....	孔繁文 (304)
浪遏飞舟	
——'85 抗洪抢险报道亲历片断	商立民 (311)
难以忘却的瞬间	余世昌 (318)
往事杂忆	李庆民 (323)

图书伴我度年华	田 昕 (328)
责任重于泰山	安丰田 (333)
记者“解放”了劫夫的歌	王 晔 (335)
“珍珠”重放异彩	王 晔 (337)
我为印务中心建设工程写通讯	李延胜 (341)
突击采访怎样体现记者角色	赵先芝 (347)
鸡毛札	
——记者生涯散记	崔中文 (361)

二、人物生平

把一生献给新闻事业的殷参同志.....	高鸿烈 刘希圣 (388)
---------------------	---------------

三、深情怀念

深深怀念郑直同志	高鸿烈 (418)
一位正直的长者	
——怀念老领导郑直同志	周兴华 (423)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忆郑直同志生前对我的帮助	金静芝 (429)
希胜同志交的最后一次党费	王玉桂 (432)
他对工作精益求精	高鸿烈 (433)
兢兢业业的管家人——刘德	陈力生 (435)
回忆我的父亲萧白门	萧 江 (438)
后 记	(443)

一、细数当年

三个报头的来历

殷 参

《辽宁日报》创刊以来，用过三个报头。有的同志问，为什么要换报头？我参与了这段时间工作的全过程，现在讲讲这三个报头的来历。

《辽宁日报》创刊于1954年9月1日。第一次用的报头，是黄欧东同志写信，我去东北局请林枫同志题写的。报纸出版后，有的同志认为报头写得不错，有的同志却认为不够满意，希望有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我们报社同志也希望有个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

本来，请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是能够办到的。用报社名义，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请求，毛泽东同志就给题了。1949年，我在齐齐哈尔黑龙江日报社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顺利地得到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黑龙江日报》报头。还记得，毛泽东同志写了两个报头，叫我们选择：其中一个边上加小圈，表示他倾向于用这一个。

可是，《辽宁日报》创刊时，以前的做法不行了。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不要都找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全国报纸的报头都是毛泽东同志题的有什么好？这样一来，中央办公厅就不给办转请毛泽东同志题报头的

事了。

我也了解到，毛泽东同志深知我们党报工作者的心情，乐意为党报题写报头的。问题是，我们具体要求的信件到不了毛泽东同志手边。

1955年夏天，我有机会到北京，决心把报头的事跑一跑。关键是把我们的信递到毛泽东同志手边。我先找在延安一起工作的相当要好的老同志，求他把信转给一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同志，由那位领导同志转呈毛泽东同志。他听了我的想法，认为不好办，办不了。事后，我也意识到，我提出的做法有些一厢情愿，也就不勉强他了。接着，我找一位高级领导同志，他是我在延安工作时的老上级，他听了我的要求，反问我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显然他不会帮我转信了。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想起了田家英同志。他是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求他帮助转这封信，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和田家英的关系是一般的，又是不一般的。1941年，我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协工作时，有个好友叫肖平，我们一起办刊物《文艺生活》，他写小说，我写散文和评论，与其他几位合作十分默契。肖平与他的同乡、同学田家英最好，当田家英在绥德作调查时，特别约我们相识，谈得很投契，彼此心里有了良好的友谊。这就是我说的不一般关系。以后，肖平上了前线，没过几个月，不幸牺牲了，使我陷入巨大的悲痛。我和田家英一直没有联系，没有再见过面，没有通过信，他不一定注意我的行

踪，我倒是时常注意有关他工作升迁的报道。这就是我说的不一般的关系。

我找不找田家英呢？去找！不找不行。一天上午，我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说明要见田家英。通过电话联系，田家英派一位秘书领我去他的办公室。虽然我们十几年没有见面了，见了还是很热情。叙旧的时间不多，我说道：“你在主席身边工作，真幸福！你一定学到很多别人无法学到的东西。”他笑着回答：“你学过《矛盾论》，一定记得：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的内因不行，学得不好。”我听了他的回答，感到他很谦虚。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求他转信。他告诉我，由于××同志说话，不准再请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他也不便为我转信。这一下，很使我失望。我提出，那就只好拼凑一个报头了。我曾听说，毛泽东同志平时爱写字，我请他把毛泽东同志随便写下的字张拿来翻一翻。他答应了，从隔壁一间毛泽东同志的书房，找来二三百张毛泽东同志写过字的纸。他忙他的事，我坐在那里一张一张地翻过去，仔仔细细地寻找有没有“辽宁”这两个字。结果，一无所获。我对田家英给予的帮助，还是真心感激的。

第二天上午，我到新华社资料室翻阅全国的报纸杂志。省报的报头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从宁夏日报找到“宁”字，“日报”二字更是由你从各报挑选，就是找不到辽宁的“辽”字。

我和资料室同志研究，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毛泽东同志

写的“辽宁”二字？忽然想到，在中央保存的电报档案里，也许可能找到。于是，我又来到中央档案局。我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同志请示了局长，派一位同志到地下室翻阅存档的电报。我提出要一同去找，被拒绝了。我等了近一个小时，那位同志从地下室上来，高兴地告诉我：找到了！原来在辽沈战役前后的几份电报上找到的。我欣喜万分！提出选一份借出去照相。那位同志请示局长后回答：“只准局内照相，不准外借。”这一下又不行了，我没有带照相机，就是有照相机也照不下来。出于无奈，我给田家英打电话，请他帮我说话。没过十分钟，局长传下话来，请那位同志携带电报档案，随同我去照相放大。在人民日报社领导同志的关照下，在印刷厂制版室，立即照了相，放大成报头大小，总算拼凑成“辽宁日报”报头了。

上述拼凑成的毛泽东同志字体报头，是《辽宁日报》的第二个报头，从1956年1月1日启用。新的报头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人写信给报社表示赞扬。正是这一年12月，我因工作赴北京，在工人体育馆观看苏联马戏团首场演出的看台上，邂逅田家英。我高兴而真诚地向他表示，拼成毛泽东同志字体的报头，感谢他帮了大忙。他笑着对我说：“我对你真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执著。”我再没有说什么，我俩的处境不同，要你理解这一点也太困难了，能帮我办成难办的事，就算阿弥陀佛了。

《辽宁日报》第二个报头用了十年。我一直惦念着，什么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给题写一个报头。到了1964年9

月，我发现毛泽东同志给两个省市报纸改题报头，这些报纸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现在又换新的，使我想到了，也许不再阻挡各报题写报头的要求了。我向省委领导请示之后，以报社名义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恳切要求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信发出后，满怀希望地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不见回音，意识到这条传统的路仍然走不通。怎么办？只好再次求助田家英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到最近毛泽东同志又给两家报纸题写了新报头，我们报社的信寄到中央办公厅已经两个月了。在一个上午，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议，省委办公厅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件，送来毛泽东同志题写的《辽宁日报》报头。省委常委会议上，大家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高兴异常。

经过精心的设计安排，第三个报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辽宁日报》题写的报头，于1965年1月1日正式刊用，并发表了《致读者的话》。文中说道：“毛主席在百忙中为我们挥毫题字，不仅是对《辽宁日报》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也是对我们全省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辽宁日报》所用三个报头的来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值此《辽宁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回述毛泽东同志给《辽宁日报》题写报头，缅怀他老人家对《辽宁日报》的关怀和鼓励，仍然还是很有意义的。

1992年7月12日

（本文作者原为辽宁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本文原载《辽宁日报四十年》）

重视和运用典型 是党报的优良传统

殷 参

重视和运用典型报道，是党报的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工人群众所固有的，而是灌输进去的。党委机关报运用典型导向，正是宣传先进思想、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一种重要方式方法。先进人物在社会主义思想支配下，干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干出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无不给人以启迪，给人以鼓舞。真实地、及时地、生动地报道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可以引导人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辽宁日报》从创刊伊始，一直遵循典型导向的传统做法。1954年到1966年的十余年间，组发过20余个典型报道，有采煤工王恒成；有前线牺牲的安业民；有平凡而伟大的雷锋；有优秀女工韩秀芬；有工程师郑代雨；有战斗英雄郅顺义；有丝绸女工郑玉芝；有学习积极分子廖初江；有炼钢工陈效法、李绍奎等等，个个都有令人敬仰、动人肺腑的生动事迹，不少次报道都激起轰动效应。

关于雷锋的报道，《辽宁日报》报道集中，有思想深度，运用多种形式，持续时间长，有着深远的影响。